

詩人與外賣員

席、作家等帽子一頂頂戴到頭上。另一個人的詩最近也在網上催淚傳播。比如一首《趕時間的人》，後半部分寫道：「趕時間的人沒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個地名／王莊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個個飛奔的外賣員／用雙腳錘擊大地／在這個人間不斷地淬火。」詩的作者，是一位五十三歲的外賣員王計兵。為了生計，他當過鉗工、泥瓦匠、生果小販、翻斗車司機，但始終沒有放棄文學夢。如果他到作協門口送外賣，在屎尿裏暢想遨遊的賈淺淺，可能都沒有時間正眼瞧他一眼。

老舍小說《牛天賜傳》的牛老者，本來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去作英國的皇帝，一條是作牛老者。他採取了這第二條，唯一的原因是他沒生下來便是英國的皇太子。」王計兵本來也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當詩人，一條是送外賣，他選擇了第二條，唯一原因是他不是作協副主席的公子。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因為「屎尿體」另類走紅的詩人賈淺淺，最近又引發軒然大波。她的名字，出現在中國作協新一批會員公示名單中，引發公眾群嘲。「屎尿體」而今已橫流網上，在下不忍污讀者賢達青眼，不再贅述。

卻還有一眾評論家撰文盛讚。正如《笑林廣記》那個為閻王爺「頌屁」的秀才，「伏維大王，高聳尊臀，洪宣寶屁，依稀絲竹之音，彷彿蘭麝之氣。臣立下風，不勝馨香之味。」反過來，他們動輒拿什麼先鋒藝術、實驗文學、存在主義、零度寫作等等來嚇唬大眾。可是，如今網民可不吃這一套。玩弄那套「皇帝的新裝」，說白了，就是小圈子自娛自樂，近視繁殖。

因為賈淺淺還有一個獨特的身份，她是中國作協原副主席賈平凹的千金。有了這個過硬的前綴，屎尿也就能硬化成墊腳石，詩人、教授、主

看戲曲需要思考嗎

內地談話類綜藝節目《圓桌派》近來請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兩位表演藝術家李光復和濮存昕談話劇藝術，當中李光復對於一部話劇演出成功的定義令筆者印象深刻。他說，一部成功的話劇會讓觀眾走出劇場之後有所思考，觀眾會沉浸在戲裏，並結合自身經歷進行思考。

這讓筆者立刻想到了不久前採訪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阮兆輝時，他對於戲曲藝術的認知。他認為觀眾看戲，是在欣賞，而不是思考。「戲曲是欣賞，欣賞演員如何發揮這個角色，如何塑造一個角色。戲曲不是看故事，戲曲是看演員如何演故事，如何去塑造人物，去欣賞你如何唱、如何念、如何做。你如果只想看故事，不如去看小說。」因此面對老生常談的戲曲改革話題，他說：「我們從來不對壞人講好話，電影可以，舞台劇可以，戲曲不可以。戲曲是，正派就是正派，反派就是反派。我不覺得這個應該改變，因為我們在這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表演元素。並不是說這樣就是老套的了。」

拋開表演形式不談，對於同為舞台劇藝術的戲曲與話劇而言，編導意識的介入程度深淺或許是兩者之間極大的區別。不過，在這些年香港的戲曲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阮兆輝這樣的傳統戲曲大家對於傳統不懈的堅持；也有毛俊輝這樣，從話劇行業跨界至戲曲領域，帶來自己的思考的舞台劇導演。他曾在採訪中直指，戲曲在當下面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臉譜化嚴重。「在過去，好人就是好人，但現在不行了，不適應今天的情況。」因此在毛俊輝的代表作《情話紫釵》中，他試圖將戲曲融入當代的視角與思考，在話劇的精神與戲曲的形式之間遊走。但《情話紫釵》嚴格來說並不算戲曲作品，戲曲未來是否需要將更多的價值觀納入劇作之中，值得思考。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一日秋風一日疏

回美國前聽說初中老同學的父親去年底突然去世。老人生前熱衷養生，曾揚言「根據科學」他能活到一百二十歲。他比我父母要大十來歲，去世時虛歲八十八，算高壽了。但對老同學，父母去世才彷彿揭開了隔離生死的幕布，讓她直面死亡的深淵。

疫情這兩年，相識去世的消息紛至沓來，讓我有「故人恰似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之嘆。僅這一年，過世的親人有祖父、小舅，關係稍遠一點的有高中老師、同學父親，更遠一點有父母的朋友、他們朋友的雙親等。逝者即使不熟，也都聞名已久。生命的逝去對外人也許只是引發浮生若夢的嘆惋，給至親帶來的卻是難以泯滅的長久痛楚。

父親一位老領導的太太中風二十餘年，一直由老先生和住家保姆照顧。生命最後幾年老太太全靠鼻飼，幾乎不與人交流。老先生說太太過世對她自己和家人都是解脫，然而依舊不能釋懷，喪事後衰老很快。老同學父親去世，吵吵鬧鬧相伴六十年的老伴也精神不濟。同學特地接老母同住了一段，讓她有事可做。之後老太太的重孫、重孫女出世，第四代依依膝下，心情才慢慢好轉。

這些還都是可以預見的生老病死，疫情中英年早逝的例子給親人帶來的傷痛想必更深。每每在小區聽到喪禮樂聲奏響，看到花圈、紙錢，能體會親人的哀慟，但也深知所有儀式都只為生者而設，讓他們寄託哀思，求得慰藉。對死者而言，死亡給生命畫下句號，一了百了，終歸大化。且不論其他，這兩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應該教會我們珍惜生命，活在當下，別讓後悔來得太遲。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前幾天，有位作家朋友晒了一張街頭賣蠅蠅的圖，註曰「販賣聲音的人」。這個說法真妙，勾起我許多回憶。夏天是屬於鳴蟲的。樹上的知了，草裏的蚰蚰兒，還有叫不上名的小蟲兒，鼓翅擦爪，發出奇妙聲響，匯作夏日交響。養一隻碧綠的蠅蠅，就把大自然引進了家中。

時下葫蘆當道，獨角仙等長相兇狠的也登堂入室，早年的蟲寵多是鳴蟲。養蟲之道，豐儉由人。普通養蠅蠅，只需一個箴籠，投數粒青毛豆，摘幾朵絲瓜花給牠加餐，已是格外恩賜。比起餵蠶，隨意多了。或許，越是被馴化的，就越嬌慣吧。在資深玩家那裏，養蠅蠅有許多學問。餵什麼，怎麼餵，餵多

上回提到日本書目療法學會的會長寺田真理子的《療癒身心的書目療法》一書，說到「書目療法」的遠古由來。

話說，在希臘底比斯圖書館，門上便寫着「療癒靈魂之地」。到了十六世紀，因《巨人傳》而聞名的法國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原來也是一名醫師，而他「在開給患者的處方箋上，總會添上一筆文學書名」。

到了一九三〇年，書目療法的官方歷史開始，始於梅林哲(Menninger)兄弟的成果。當時，哥哥卡爾·梅林哲出版了一本題為《人類之心》的精神科醫學專書，卻意外地成為了賣出二十萬冊的暢銷書。弟弟威廉·梅林哲見此，認為是因為「一般人可以活用本書來解釋自己的煩惱」。因此，他花了五年時

今年是著名作家汪曾祺先生去世二十五周年。近期陸續讀到一些紀念文章，但總覺不過癮。同居京城，便一直惦記能「登臨懷古」，發一番「故人在茲」的追憶，長存幽思。

北京南城的蒲黃榆是「線下」尋找汪曾祺的必去之地。作家李輝在《先生們》裏提及，汪曾祺在蒲黃榆住了不少年，還編過一本《榆樹村雜記》。蒲黃榆是東蒲橋、黃土坑、榆樹村三個地方拼合而成，毗鄰有名的天壇公園，汪曾祺在世時不喜逛公園，卻喜歡榆樹村的一大片菜地。另有作家回憶汪曾祺家住十一樓，但未提具體小區。作為汪曾祺的「粉絲」，每次路過蒲黃榆一帶，因此便總要多看一眼那些十一層以上的樓，覺得每扇掩窗後面，似都是汪曾祺

販賣聲音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以閱讀作為藥方

間，研究「將閱讀材料作為精神病住院患者的治療處方」，而它的研究成果便成了書目療法的重要史料。

長話短說，今時今日，書目療法已經在不少國家或地區廣泛使用。舉例，位於美國曼哈頓市中心的「小說中心」(The Center for Fiction)，其書目治療師會針對前來諮詢的求助者開出每個月一冊，一共十二冊的書籍作為處方，書單全部都是小說，內容大多與求助者的遭遇類似，藉此讓求助者與主角產生共鳴，並從主角如何突破困境的情節得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線下尋偶像

書寫乾淨文字的書桌；而飄來的炒菜清香，或許正是汪曾祺招待聶華苓夫婦、被他們吃得「最後連一點湯都端起來喝掉」的煮乾絲的香味？

這樣「追星」的經歷多了，就積攢了一些經驗。總結起來，實用的主要有三條：一是根據傳記、回憶文章尋蹤，搜集查詢相關的懷人集；二是作家在自己的寫作中也會透露自己居住所在，如尋史鐵生，肯定要去地壇；三是關注新聞報道，二〇一六年楊絳先生離世，媒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五見報

清宮后妃「瘦臉神器」



水晶、玉石、瑪瑙、碧璽、蜜蠟、象牙等材料製成的按摩器具，與現代美容按摩儀相近。它有多個名字，但在清宮文獻中通常稱作「太平車」。

整體呈丁字形，並於橫杆裝上滾珠的按摩器，類似古時太平車的造型。據說是慈禧太后愛用的保養小物，更會配合特製配方一同使用。太平車種類豐富，有單碾、雙碾或多碾。使用時，手執長柄前後推動，滾輪會隨着動作在皮膚上前後滾動，即可輕鬆達到按摩功效。

這支花卉紋滾軸太平車(附圖)，又名畫珪瑯滾軸太平車。畫珪瑯工藝起源於歐洲，康熙時期，歐洲傳教士帶入宮廷的銅胎畫珪瑯器，色彩明麗富於裝飾性，深受皇帝喜愛，遂令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專

夏蟲不可以語冰，蠅蠅又稱百日蟲，自旦達夕，成天高唱，留在世上的聲音不過三個月。販賣鳴蟲之聲的生意，一年只做得個把月吧。

錄音錄像技術的發明，讓聲音從歲月裏脫落下來。近來興起「數字收藏」，又給販賣聲音提供了新思路。數字藏品中有一類便是音頻，歌者的原聲、樂器的演奏，品質高又限量的，就具有收藏價值。我還見到把織機織布的聲音、馬車輾過古街的聲音製成藏品的，那更是撿拾時光的遺說了。只不過，如今現製的「古音」終是「仿製」，並非原聲，充其量是復原。對嗜古成癖者而言，差了些意思。倒不如把當下的真聲集納起來，存之以饗後人，或許更有意義吧。

到啟發。

又舉例，一項名為「幸福閱讀」(Reading Well)的計劃自二〇一三年起於英國展開。計劃列出了三十本指定圖書，並讓治療師配合輕中度憂鬱症、恐慌症、過食症等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作處方。另一方面，計劃與公共圖書館合作，讓患者能夠在圖書館借到處方書。到了二〇二〇年，幾乎全英的所有圖書館都引進這計劃，累計超過一百二十萬人使用，而當中百分之九十的人認為書目療法有所幫助。

在以色列，書目治療早被納入藝術療法之一，書目治療師的專業資格更是由國家發給證照。那麼，在書目治療還未普及的此時此地，我們可以怎樣做？不外乎多一點讀書，但求不必多病，也能自醫。

體蜂擁而去楊絳先生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溝的家中。當然，上面的經驗都是針對沒有建「館」設「居」的文壇大家，如果想要探訪魯迅、老舍的遺跡，那麼直接手機導航「魯迅博物館」「老舍故居」即可。

近年，不少文化名人的信札、通信集陸續出版，其實這也是線下尋偶像的途徑。在本世紀之前，通信還是作家間交流近況、互通感悟的主要方式，有些作家的專用信紙上甚至留有具體到門牌號的地址。在翻閱一位香港老報人的友朋札輯時，我就從上面複印的信箋上悄悄記下金庸先生生前的地址，想着「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的一部，或許就誕生於茲。

門設立珪瑯作進行仿製。最初的太平車體積較大，主要用於按摩肌肉或關節，專供臉部按摩的迷你款式相信是較後期出現。這件花卉紋滾軸太平車是用在臉上的款式。

花卉紋滾軸太平車正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第五展廳「器惟求新：當代設計對話古代工藝」展覽展出，同場亦展示白玉太平車。



館藏擷英 閒雅

逢周五見報

好奇害死貓

老師與公司對簿公堂。

廣州天河法院審理後認為，就算視訊授課中鏡頭出現貓，並未導致羅老師無法繼續上課。教育公司獲利違法解聘，應賠償羅老師四萬餘元人民幣。判決結果近日出爐，網友和貓迷紛紛點讚。

同樣網上授課的另一位化學老師，直接抱貓出鏡，沒想到效果卻出奇地好，直播間吸引越來越多的學生，原本嫌化學課枯燥無味的學生也喜歡有貓陪伴的網課。這位化學老師不僅沒有職位不保，反而因此走紅，連帶好奇心面對鏡頭的白貓

也晉身「網紅」。

相較其他動物，貓貓對鏡頭比較敏感，電影電視中也曾出現過多隻「貓明星」，如日本的《貓咪去哪兒》、《當這地球沒有貓》，美國的《億萬喵星人》、英國的《街角遇見貓》等。

二〇一七年上映的香港科幻喜劇電影《喵星人》，以來自外太空的巨貓「犀利」為主角，戲中有多場貓貓集體開會的戲份，需動用四、五十隻真貓演出。想不到，這部電影的導演，竟是以擅拍武打、槍戰、飛車動作戲而聞名的導演陳

木勝。

未曾養過貓的陳木勝，拍《喵星人》貓戲份時卻很有耐心，每次分十隻貓一組拍攝。陳木勝覺得，拍攝最有趣的是現場的貓主人，為吸引貓貓的目光，在鏡頭後又哄又呢出盡法寶。被問及片中貓「演員」的演戲細胞如何，陳木勝一票否決：絕對是零。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